

彝学研究文丛四

彝族文化论

师有福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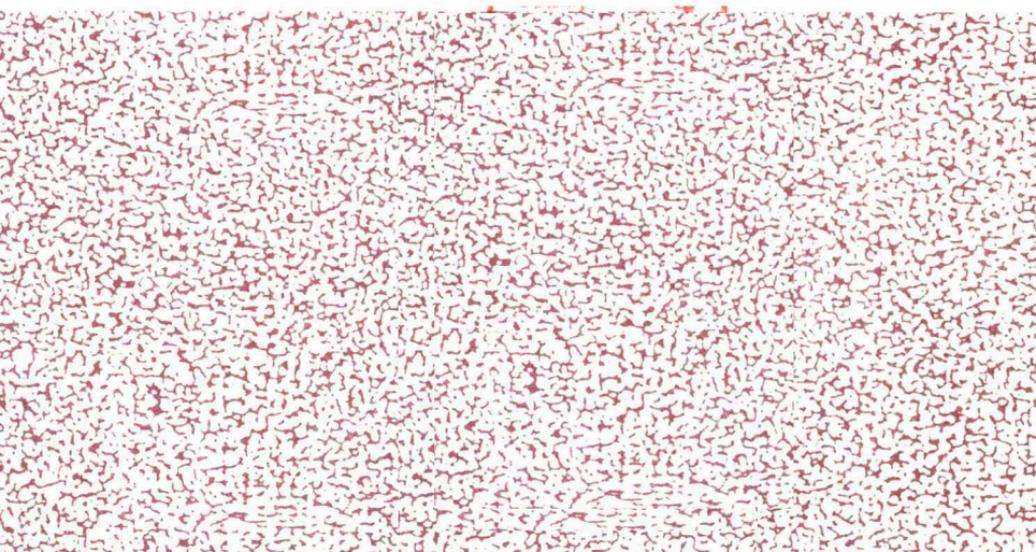


云南民族出版社

彝学研究文丛四

彝族文化论

师有福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彝族文化论/师有福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0. 5

ISBN 7-5367-1940-X

I. 彝… II. 师… III. 彝族-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IV. K28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8288 号

责任编辑: 张仲仁

责任校对: 车树清

装帧设计: 彭放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大观路 94 号)

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75 字数: 200 千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定价: 12.00 元

► 作者(左一)与何现龙(中)
李乔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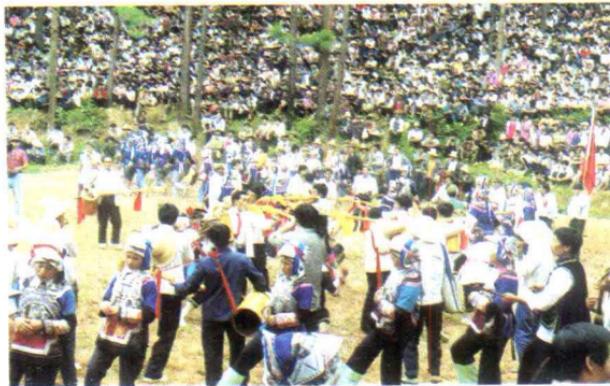
岳佩峰 摄



◀ 作者(右一)与范绍全(右二)张国富(右三)
李维宝考察弥勒金子洞
坡崖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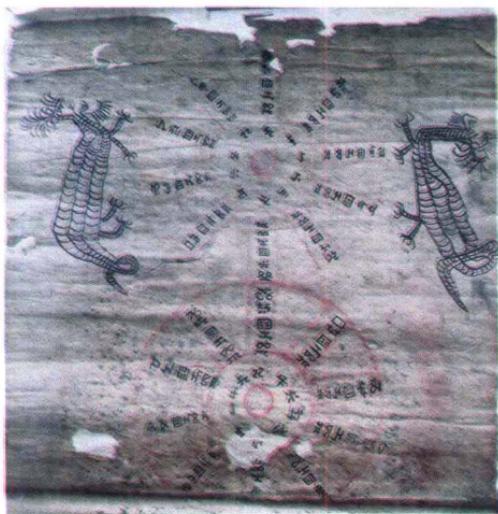
李六金 摄

► 彝族阿哲人在过火把节
师有福 摄





◀ 占卜选龙头 师有福 摄



▶ 十月兽历图 师有福 摄



◀ 祭祀龙神 师有福 摄

序

看了《彝族文化论》书稿，感受颇多。作者从彝族的迁徙史、文字学、哲学、宗教、龙图腾和天文历法方面加以论述，用田野调查资料和彝文文献作比较研究，提出了彝学界重视的学术观点。

一、作者提出彝族是多元文化合为一体的一个民族共同体。其立论是根据《指路经》等文献的深入研究后提出来的。《指路经》是彝族毕摩为亡魂超度时，顺着祖先的迁徙路线指引亡魂归祖的先民迁徙史。在彝族中，不同支系、不同地域、不同家支宗族的迁徙路线有区别。本书把彝族的迁徙史分为笃慕以前的远古迁徙史、六祖分支上古迁徙史、各支系中古迁徙史、元明清宗族家支迁徙史四个阶段。由于迁徙的原因条件、路线时间不同，丧葬时在为亡魂指引的经词也分为毕摩指路、家族招魂指路和女儿哭经指路三大类。

在远古社会，部落战争、自然灾害、宗教信仰等等都会引起全体或大部分集体性的人口流徙。在流动迁徙过程中，由于受到原始宗教文化的影响，采取一系列的祭祀活动后，带着祖先的遗物离开原居住地。到达新地后，又祭天、地、日、月、山、水等等，再寻找祖庙位置与火葬场，尔后立寨生存。这一活动被毕摩们一代代记下来，深深地铭记在先民的心目中，迁徙活动又是促进民族形成发展或融合消亡的一大历史根源。

滇、川、黔、桂彝族指路经中，咪力于尺（昭通）和罗西塌氏（鲁甸）是四省区彝族尼、诺、纳、聂几大支必经之地。这里是远古彝族的聚散地，特别是罗西塌氏成为回归祖居地的一个中

转站。经罗西塌氏后亡魂才被指归落诅业（东川）、南添（晋宁）、谷俄（昆明）等地。

毕摩经文指路所指归的地点，根据远古彝族社会发展迁徙情况，记载了在哪位君王执政时魂归某地的问题，指归的地点不是单一的。女儿哭经指路也出现了三四个魂归的地点，并说甲地未找到就到乙地等等。家族招魂指路则比较明晰，路线、时间、地点都清楚，按现在的行政区划，一般只跨2~3个县的范围。

从指路经的路线分析入手，作者提出了彝族是多元文化合为一体的一个民族共同体，是由羌人南下与起源于金沙江和南盘江流域的古滇土著居民融合而成的观点。这个观点是可信的。

二、作者认为：古彝文是起源于绘画与占卜。这个看法比传统的说法有所创新。《天启滇志》卷三十、《景泰云南志》卷二和师范《滇系杂载》中，把彝文说成夷经、爨字，是阿呵在汉时（一说唐时）创彝文，字母一千八百四十有奇，名题书，号书祖。这个说法，历来引起学者们的疑问，其可信程度是很低的。语言是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在人类处在最原始的群居时代就用简单的呼唤和用手势行为动作来加以表现说明思想感情的时候就萌发了。文字是记录有声语言的符号，其功能主要体现在它的语言符号和思维符号的二重性上。文字是自然语言的升华，是人类思维能力和思维能量发展到一定抽象阶段时创造出来的社会产物。任何一个民族文字的产生，说明他们的语言和思维能力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样才产生了需要文字的形式来表达自我意识的动机。其目的是要通过文字的形式来强化巩固自我民族存在的价值，发展自我民族的文化。在汉史志中，彝文以其形状特征，被称为头粗尾细的蝌蚪文。本书根据《滇彝古史·文字篇》（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彝文的起源是“天上清浊仙花发蕾变为书与画，由女巫布玉嫫传给徐朔，又传撒氏，撒氏始传于民间”的记载。认为，彝文的起源与母系氏族社会人们采摘果子分食的时

候用树叶和花代表数与量，由此萌发出创造符号的欲望，若干世纪以后，由女巫布玉嫫根据分食物的记数单位画出符号代表一定的意义，用于分配劳动产品和占卜吉凶，毕摩徐朔受到启发，在崇祖信天神的思想支配下，首次用葫芦作模特，创造出第一批图画文字，尔后又传给撒氏，撒氏通过完善后，形成系统的代表语意符号的图画文字，文字开始流传开来。原始先民的劳动记数和与之相关的宗教巫术活动创造了图画文字，这在世界上比较古老的文字发展史上都有类似的情况。古埃及象形文字、达荷美象形文字、恩思比迪象形文字、穆母语象形文字、中国甲骨文等等，都与先民的占卜、占星有很大关系。本书作者从彝文的历史演变分析入手，提出彝文起源于绘画占卜，并具有阴阳结构形体的符合古典彝族哲学思想的表音音节文字。这是一个有学术价值的结论。另外，作者认为，在现代彝文统一方面，根据民族历史发展特点和文字状况，中国彝文的统一应走“书同文、文意相随、意音并举”的道路，这个看法对现实双语文教学中的民族文字规范有指导意义。

三、作者认为：彝族哲学思想是从自然界生态运动盛衰规律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问题。这个看法对彝族哲学思想体系的研究有科学价值。彝族哲学属于自然哲学的范畴，在传统古典哲学中，主要探讨天地产生、万物起源。彝族古典哲学具有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它把整个宇宙万物的产生归结为阴阳二气运动的结果，得出了六气造化万物的学说，即清浊二气是事物产生的基础，阴阳二气是条件，红绿二色是事物自我完善的外在表现形式，归纳为“无水不生、无气不活、无色不现”的理论。彝族六气造化万物学说与阴阳五行、四方、八卦紧密相联，汉六气是阴阳、风雨、晦明，晦明即为黑白，与彝族六气的红绿色变原理不一样。彝族

古典哲学中的色变理论，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今天，已经证明了先民认识自然的唯物性和合理性。染色体缺陷成为色盲，X和Y染色体决定子女性别的原理等等，无不以色来表现存在的形象特征。

四、作者提出：原始民族的文化是在原始宗教的母腹中孕育、躁动、诞生的，这说明了研究原始宗教不仅在宗教学上有意义，而且在文化史上也是不可缺少的。古老的禁忌演化出社会审美意识的道德规范和神圣的法律。远古先民的宗教文化又渗透到神话历史、建筑、雕刻、文学艺术、天文哲学和伦理道德思想中。在现实生活中，每个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层次不同，宗教的孕育层次和发展阶段亦有差异。

彝族宗教是从万物有灵论的原始宗教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人为宗教，神的偶像由祖先神和天神相结合，以崇拜祖灵为核心，求得天、地、人自然和谐的社会心理道德为出发点，在原始巫文化中创造发展出了以毕摩为核心的毕教。这一宗教的形式是有庙宇、经文、仪式、传承方式等四个基本要素。本书在论述中认为，彝族宗教分以巫文化为代表的自然宗教和以毕摩文化为代表的人为毕教。巫文化为代表的原始自然宗教信奉多神，无文字、无教规、无庙宇和继承方式；毕摩教则有文字经典、教仪教规、庙宇祠堂，崇拜祖先信奉天神，并以众多神灵中的太一神策耿纪为尊。毕摩教从原始巫教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并产生于彝族社会部落联盟体出现的时代，提倡人神合一、万物平等，强调天地、社会、人和谐相处。其中三维平衡思想和圆道观是毕摩教天人合一的理论基础。这一看法是对彝族原始宗教作深层次的研究后提出的。

五、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我国传统的天文星相中，春分有苍龙抬头之说，指的是春分节令后苍龙星座

在东边出现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可以说是以龙文化为核心的文明史，在民间活动中的舞龙、游龙、赛龙、龙灯会等等，具体表演项目中的龙又分金龙、银龙、火龙、黑龙、绿龙之别。这五种龙，也就是影响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的青、赤、白、黑、黄龙。

现代人们心目中，龙的形象已变为鹿角、虎眼、狮鼻、牛耳、鹰爪、马鬃、鱼鳞、蛇身的怪物。在世界上有没有龙的存在，考古学上也只发现了恐龙、巨蜥，而恐龙、巨蜥与中华龙的形象大相径庭。龙的原生图腾是什么，这是我国学者一直探讨的问题。

在中华各民族互相融合形成的文明史中，以夏为代表并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华夏文化，已融合了东夷、西羌、南蛮、北狄的文化。混合文化产生之时，便是民族联合之时，女娲和伏羲婚媾传人种，便是中华龙文化的开端，是远古父系部落与母系氏族联合体出现的见证。这一联合体奠定了华夏文明的萌芽，形成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彝族是以羌人南下与古南蛮遗民融合而成的一个民族，现存文化中有许多远古中国文化的痕迹。夏商之际的桑林之祭、郊梅之祭的习俗，在彝族祭龙习俗上可以看到其原形。

该书阐明了彝族龙、蛇、石、鸟、葫芦、蛙等图腾的象征意义，认为现存龙凤呈祥的民俗龙图腾起源于对女祖魂的崇拜，在民族文化融合中，龙演变为代表以马、蛇、虎、牛、鱼为图腾的多民族共同崇拜的混合物，成为以炎黄系统为核心的中华各民族共同崇拜的东方巨龙。

六、历法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印度、巴比伦、埃及和中国都有自己悠久独特的历法。从现在来看，这些历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十二兽纪日，每年365~366日。

在中国，民国元年，自民国政府宣布使用公历以来，便出现了阴历和阳历之分。从中国天文学史上来说，所谓阴历（夏历）的中国农历，也是阴阳历二合而一形成的。《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命大挠造甲子以历数兴，黄帝时，开始使用甲子来推算节令了，约过 1500 年后，商又改夏正朔，十天干与十二地支配位的甲子循环规律，基本上奠定了现在的模式。甲子中的十天干是中国远古时代的阳历，即十月阳历，十二地支是以农耕民族创造的，用月亮朔望周期恒定出来的太阴历。因此，所谓现在的公历为阳年，农历（夏历）为阴年，其称谓是不准确的。

由于十天干在远古时代为十月阳历的标志，在殷商奴隶制时期，帝王的名字都用十天干来命名，标志着君主光芒四射的权力。《史记·殷本纪》载：“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契生，子昭明立。……振卒，子微立（微，字上甲）。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成汤之后，契氏王裔仍以十天干命名，诸如后世的“天甲”、“仲乙”等。

本书作者从民间收集到的《滇彝天文》为主，系统地介绍了发掘的经过，展示了彝族十月历的原始面貌。通过比较研究后，认为十月历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历法形式。彝族十月历以虎为岁首，一年 10 个月，每月 36 天，每年 365~366 日，360 日在十兽纪日之内，余 5~6 天为过年日，分为上半年阳年祭天过大年，现代演变为火把节；下半年阴年祭祖过小年，演变为现代的十月年。并用十兽纪日，形成十年一次虎年虎月虎日虎时，每年正月为虎，每季开头一天属虎的古老历法。作者的研究，有助于对十月历研究的深入，也有助于“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

《彝族文化论》一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彝学界关注的几个问题，是一部有意义的彝学著作，值得参考。不足之处是，系统化

方面还不够，如果把每个问题作为一个专论，将对彝学学科的发展有更好的促进作用。相信作者在不久的将来，能出更多的彝学研究精品，展示彝学之博大，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化。

何耀华

1999年11月18日 于昆明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彝族先民的迁徙	(1)
一、彝族四大历史迁徙阶段	(1)
二、《指路经》及其归祖路线	(7)
三、家族招魂指路和女儿哭经指路	(10)
四、迁徙路线、时间、终点不同的历史缘由	(13)
第二章 彝文和彝文文献	(16)
一、彝文的起源	(17)
二、彝文文献的内容分类	(29)
三、彝文文献在彝族史学中的地位	(32)
四、彝文的统一	(36)
第三章 彝族古典哲学	(47)
一、彝族哲学中的朴素辩证法	(47)
二、气、水、色的运变关系	(50)
三、彝族八卦	(57)
四、“乾坤”、“子午”等字考	(67)
第四章 彝族宗教	(79)
一、彝族宗教分类	(80)
二、宗教活动和民俗节日	(86)
三、神的方位等级和灵魂回归的抛物线方程式	(93)
四、三维平衡思想和圆道观是神权与人权结合 的理论基础	(102)
第五章 祭龙与龙图腾	(111)

一、彝族的祭龙·····	(111)
二、弥勒核桃寨村的祭龙情况·····	(113)
三、彝族的原始图腾·····	(122)
四、彝族原始图腾的象征意义·····	(124)
五、龙图腾的出现和影响·····	(130)
第六章 彝族十月历法 ·····	(138)
一、《滇彝天文》译著·····	(140)
二、十月兽历的收集、翻译及其历史影响·····	(204)
结束语 ·····	(227)
后 记 ·····	(233)

第一章 彝族先民的迁徙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具有迁徙的历史，这种迁徙不管是主动迁徙或被动迁徙，都给本民族的文化传播创造了条件。迁徙的主要原因无非是政治的（包括战争引起的）、经济的（包括自然灾害引起的）两方面。彝族在汉及其以前，大部分过着随畜迁徙的生活，西北氐羌的迁徙文化影响着彝族先民的经济生产。

彝族先民在迁徙中发展了自己的民族历史文化，在迁徙中融合了其他民族壮大了自身的力量，在徙居新地域中又融合于其他民族之中，形成了新的民族。因而在不断迁徙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不同支系的地域文化。

从彝族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彝族是以发源于金沙江流域和南北盘江流域的土著居民与南下的氐羌族群融合而成，包括其他民族的先民也有变成彝族的现象，如庄骄入滇变其俗成夷人，元朝和清朝的部分蒙古兵、清军也变为彝族。

明朝 300 多万兵屯入滇开始，云南形成夷少汉多的格局，彝族从这一时期开始大批地变其俗为汉族。在这之前是汉变夷的居多，包括蜀汉至唐宋时的南中大姓中，不少大姓是汉变夷了。

彝族先民的迁徙史，在汉文史中记载的比较少，而各地彝族文献中记录得比较详细，彝文文献和口碑迁徙史实的记述中，由于支系不同，地域不同，有不同的迁徙历史。

一、彝族四大历史迁徙阶段

彝族迁徙史可分为笃慕以前远古迁徙史、六祖分支上古迁徙

史、中古各支系迁徙史和元明清宗族家支迁徙史四个阶段。

1. 笃慕以前远古迁徙史。根据彝文文献《吾查》、《们查》、《苏颇》、《苏嫫》记载，远古彝族有尼、濮、罗三大支。彝族自称“尼”起源于母系氏族对女祖魂的崇拜，共同的族称为“尼颇”，即尼人，“尼”具有“天、母、女”的含义，“尼”字古音与“夷”同。若干世纪以后，以虎为图腾，太阳为崇拜对象的“罗”（虎）从尼部中分出来，“罗”为虎为太阳。罗部还没有从尼部化分出来，濮部就从尼部中分出来了，濮以表示男祖魂的葫芦为崇拜对象，是彝族进入父系社会以后，从尼部中分流出来的。因此，至今居住在红河两岸的红河、元江、个旧、建水、石屏、屏边、元阳自称濮拉颇，大多不知笃慕为何人，也不知六祖分支之事，只知道他们祖先是很早很早以前从彝族中分支出来的。彝族尼、濮、罗三支，经过分支北上又南下，历史长河演变过程中，属于尼部彝族的有诺苏、纳苏、阿哲、阿细、撒尼等支系，人口约占整个彝族的五分之三。罗部后裔包括阿勒颇、老务颇、阿务颇、腊鲁颇、阿鲁颇、保保颇等支系。濮部后裔包括濮拉颇、濮瓦颇、母基颇、腊欧颇、阿普颇等支系。《汉书·西南夷传》和《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记载，濮人在春秋战国时代居于楚西南，史称“百濮”，大概包括云贵川到江汉流域以西。魏晋以后汉史文献又把濮、夔混同，形成了在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的误区。在彝族中，尼、濮分支较早，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历史产物，濮部作为崇拜代表男祖魂的葫芦而出现，但他们仍属于尼部的系统。史学家方国瑜先生在《彝族史稿》中说，彝族濮拉支系可能是彝语支民族哈尼族、纳西族尚未从西南夷（尼）部分支出来就已分支出来了。濮部分支后大多居于滇南红河两岸干热河谷地带。有的学者认为，濮拉是濮水（滇南红河江）的濮人，是古代濮人之后裔。《汉书·地理志》载：“仆（濮）水（指今滇南红河江）出徼外，东南至来唯入劳。”朱希《云南濮族考》

说：“余谓仆（濮）族因仆（濮）水而得名，不如谓仆（濮）水因仆（濮）族而得名，犹夔道因夔族得名也。”《中华民族史》云：“濮，今称俛俛（彝族）。”《云南民政概况》云：“濮蛮，此类夷（彝）人，散居山里，普思（普洱、思茅）沿边极多。红河一带谓之卜拉（濮拉），金河（金平、河口、屏边）一带谓之蒲拉（濮拉），大概系同种。”

到了秦汉时，从尼部中分流北上的濮、罗都相继回到尼（夷）部的故地南中周围。这部分彝族回归后使西南夷更加强盛。汉武帝想用武力征服都不得不凿昆明湖练水军，以备万一。又夏商之际彝族先民一部分就从南盘江流域进入了金沙江流域，北上到陕、甘、青地区，大部分继续居古滇王国和古夜郎国周围，创造了古滇国文化和古夜郎国文化。

根据大量的彝文文献记载，在六祖分支前，彝族先民尼部落就广泛分布于西南地区，在今天四川地区有“宜”、“能”两大支彝族先民部落，“宜”部落居住在川南宜宾，“能”部落居住于成都附近。“宜”与“尼”方音翻译者的错误，“宜”即为“尼”，彝族始祖希慕遮的十二世孙迫勒道娶了宜部宜考姆的女儿考姆舍楚为妻，生九个儿子，幼子道慕宜和孙子慕宜赤都是与宜部落联姻。能部落与汉文献记载的“蜀国”有很大关系。《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的儿子昌意，降居若水（今雅砻江），娶蜀山氏之女昌仆为妻。《西南彝志》记载的古夷人武德本、武古笃、武陀尼、武濮所等部族，均未列“六祖”系统。武德本的后裔居于今昆明，禄丰一带的彝族世代称他们远祖为武德本。云南泸西、弥勒阿细支系，相传他们的祖辈很早就住于罢第黑（今贵州威宁草海），继与濮人争夺，转战后至“那于”（金沙江），后移徙至弥勒、泸西、开远一带。各地彝族《洪水泛滥史》和方国瑜《彝族史稿》认为，约公元前3000年前，彝族一首领笃慕（仲牟由）避洪水，从巴蜀一带取大葫芦作舟，跨过金沙江迁居乌蒙山东川